

【本書由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基金資助出版】

【明】熊明遇 著

徐光台 校釋

函字通校釋
格致草

（附則草）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明】熊明遇 著

徐光台 校釋

格致草

(附則草)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內容提要

晚明西方傳教士入華傳教,同時引入西方科學,對中國文化和士人產生影響。明萬曆至崇禎年間,熊明遇、熊人霖父子接受西方自然哲學、天文、曆法與地理知識,分別完成《格致草》與《地緯》,反映中西自然與地理知識的遭遇。清初,熊氏父子成為遺民,避居建陽。受教士人熊志學將《格致草》與《地緯》二書合編,刊刻為《函宇通》。

熊明遇《格致草》一書,可說是十七世紀前半中國士人完成的最富自然哲學與相關知識的筆記。在這部書中,熊明遇自創一些語詞與格式,表達他對傳統自然知識的評語,以及他對西學理解的困難與限制,這是一本反映十七世紀士人藉西方自然知識考據中國傳統自然知識的重要參考著作,也是明末清初一部調整科學內容的先驅作品。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函宇通校釋:格致草;附則草/(明)熊明遇著;徐光台校釋. —上海:上海交通大學

出版社,2014

ISBN 978-7-313-12991-8

I. ①函… II. ①熊…②徐… III. ①自然科學史—中國—古代
IV. ①N0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106848 號

函宇通校釋:格致草(附則草)

著 者:(明)熊明遇

出版發行: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郵政編碼:200030

出 版 人:韓建民

印 製:山東鴻君杰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開 本:880mm×1230mm 1/32

字 數:519 千字

版 次: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書 號:ISBN 978-7-313-12991-8/N

定 價:80.00 圓

校 釋:徐光台

地 址:上海市番禺路 951 號

電 話:021-64071208

經 銷:全國新華書店

印 張:18.75

印 次: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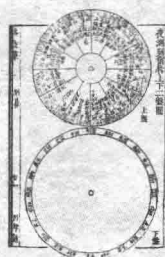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告讀者:如發現本書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印刷廠質量科聯繫

聯繫電話:0533-8510898



本書由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基金資助出版



序

《函字通》是熊志學(字魯子, 1605—1675)編輯、刊刻的一套書, 清順治五年(1648), 他將熊明遇(1579—1649)《格致草》與其子熊人霖(1604—1666)《地緯》二書合編, 取名《函字通》, 在福建書林(亦稱潭陽, 今建陽)友于堂刊刻出版。^① 從宋代起, 書林就是刊刻書籍的重鎮, 這套書在清初於書林出版, 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

首先, 明末清初是中西交流史上首次大規模遭遇的時代, 兩種不同文明與其孕育的自然知識的遭遇, 成就人類歷史上從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的偉大相遇,^② 其間留下非常豐富的學術交流。明末耶穌會士入華, 傳播基督教義, 引入西方自然知識, 影響熊明遇與熊人霖父子學習西學。熊明遇在萬曆末年(1620)初刻《則草》, 天啟六年(1626)增補《則草二》。崇禎元年(1628)起將《則草》擴充為《格致草》, 崇禎年間在南京華日樓刊刻出版。子熊人霖亦

① 熊志學輯:《函字通》, 清順治五年書林友于堂刻本, 目前僅知中國國家圖書館與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有全本。熊明遇《格致草》收入元、亨二冊, 熊人霖《地緯》收入利、貞二冊。另外,《格致草》亦收入薄樹人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彙·天文卷》第6分冊, 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 據清順治五年(1648)書林友于堂刻本影印。本書校釋主要使用此影印本, 以下引用, 註《格致草》“頁總×”、“總×”, 即指此本。

② D. E. Mungello: *The Great Encounter of China and the West, 1500-1800*. 中譯本見(美)孟德衛撰, 江文君、姚霏等譯:《1500—1800 中西方的偉大相遇》。

在吸納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職方外紀》(1623)內容後，撰寫《地緯》一書，於崇禎十一年(1638)刊刻問世。

其次，書林熊氏與熊明遇先祖都出自南昌熊氏家族。熊明遇曾追溯其先祖在南宋孝宗淳熙年間(1174—1189)，熊開公率子元昌公、元政公、元榮公由江西南昌府竹林遷移至南昌府進賢縣(古稱豫章)北山。^① 書林熊氏出自南昌樟埠，始於唐乾符年間(874—879)擔任右散騎常侍與兵部尚書的熊秘(約 822—約 899)，率兵由南昌入福建。來到潭陽義寧(今莒口鎮樟埠村)，喜愛其地山水寧靜。時值黃巢之亂，他決定避世遷居義寧，成為建陽熊氏始祖。熊氏卜居處，又稱之熊屯。^② 熊志學是書林熊氏第二十六世孫。^③ 他與熊明遇、熊人霖父子是宗親，熊明遇父子對從南昌移往書林的熊氏家族並不陌生。萬曆四十七年(1619)夏，熊明遇攜子由江西進賢前往福寧，就任兵備僉事，路過武夷山時經過書林。熊明遇在武夷山九曲屏峰腳下留有一塊《武夷山遊記》摩崖石刻，^④ 熊人霖亦有《遊武夷山己未》^⑤與《武夷仙掌己未》^⑥兩首詩。崇禎十四年(1641)，熊明遇任南兵部尚書。秋九，來自江西新昌的建陽知縣黃國琦，他與熊人霖同年進士，母李太孺人七十壽時，熊明遇撰

① “宋淳熙間，竹林開公同子元昌公、元政公、元榮公徙北山。”熊明遇：《文直行書·北山鼎新宗祠記》，文卷二，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06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5 年，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順治十七年(1660)刻本影印，頁 12a (總 217)。

② 《潭陽熊氏宗譜·熊氏西族賢宦籍》(一)，頁 1a。

③ 他是二十五世熊文世(1570—1639)的次子，有個哥哥熊志道。《潭陽熊氏宗譜》(六)，頁 16b-17a、37a-b、40b。

④ 熊明遇：《文直行書·武夷山遊記》，文卷十六，頁 9a-12b (總 547-548)。

⑤ 熊人霖：《南榮集》詩卷五，日本內閣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六年(1643)刊本，頁 12b-13a。

⑥ 熊人霖：《南榮集》詩卷十二，頁 23a-b。

《壽黃母李太孺人七十序》為賀。^① 崇禎十五年(1642)仲春,書林重刻宋熊禾(字去非,號退齋,又號勿軒,1247—1312)《勿軒先生全集》,熊明遇撰《重刻勿軒先生全集序》。翌年仲冬,熊人霖出版《南榮集》,在《南榮詩選敘》提到“癸未園居多暇,適書林宗英請合刻之”,^②於是將此書交給“書林熊九岳、九勅校刻于雨錢山房”。^③ 熊九岳、九勅是書林熊氏第二十八世宗親。^④ 上述活動反映從萬曆到崇禎年間,熊明遇父子與書林熊氏宗親間的來往。

明清鼎革,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1606—1645)率大順軍攻陷北京。五月,弘光朝在南京成立。翌年五月,清軍渡長江,弘光朝傾覆。政治鉅變,迫使熊明遇父子成為明遺民。由於書林有源自南昌熊氏的宗親,先前已有諸多聯繫與來往,熊明遇父子兩位進士不願為官清廷,為躲避動亂,隨身攜帶《格致草》與《地緯》來到書林避難。在熊氏同宗與當地大戶的邀請下,父子先後主持同文書院講學,帶動當地學風,吸引士子問學。熊志學不但是在座的士子之一,他對書林文化與學術的推動非常積極。熊人霖應他之請,撰《建陽熊氏儒籍記》。^⑤ 在他的建議下,熊人霖亦為《書林誌》撰敘。^⑥ 順治五年(1648),書林同文學

① 熊明遇:《文直行書·壽黃母李太孺人七十序》,文卷八,頁71a-72a(總376)。

② 熊人霖:《南榮集·南榮詩選敘》,頁3a。

③ 熊人霖:《南榮集·南榮詩選敘》,頁3b。“雨錢山房”是紀念書林熊氏第二世中最出名的熊秘長子熊袞(約853—約922)。熊袞精通武略,唐昭宗時任兵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當時戰亂,打仗沒有俸給,立功才會獲得朝廷賞賜。他為人清廉,將賞賜全數分給屬下。父喪,缺錢不能葬。傳說他旦暮哭泣,感天雨錢,得以葬親。人稱其為忠孝雨錢公。《潭陽熊氏宗譜·熊氏西族賢宦籍》(一),頁1b。

④ 《潭陽熊氏宗譜》(三)。

⑤ 熊人霖:《鶴臺先生熊山文選》,日本東京內閣文庫藏清順治年間刻本,卷二,《建陽熊氏儒籍記》。

⑥ 熊人霖:《鶴臺先生熊山文選·書林誌敘》,卷五。

院重修，請熊人霖撰寫《重修書林同文書院記》。^①

順治三年(1646)秋，熊人霖主持同文書院後，熊明遇轉而私下教授游藝、熊山廬與魏夢賚三人，授課內容包括通書、《西洋新法曆書》、《時憲曆》與《格致草》。熊山廬是書林第三十世熊氏宗親，延續家傳通書事業，^②因此特別側重曆理與通書的學習。熊明遇藉著授課與討論，修訂《格致草》書中部分內容。熊志學雖未追隨熊明遇私下學習，或許聽到熊氏父子談到《格致草》與《地緯》二書內容，有機會翻閱這兩本書，覺得與朱熹倡導的格物致知有關，認為熊氏父子“隱居吾考亭之里……皆大有功于考亭矣”，決心重新刊刻二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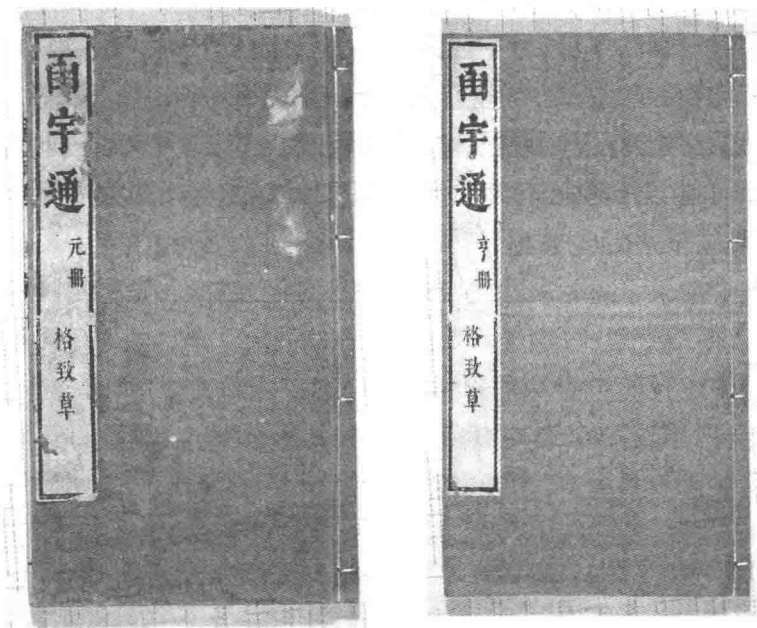
函字通		帙序		利冊		貞冊		地緯下		書林友于堂合併重刻行	
格致草下		亨冊		格致草上		元冊		函字通帙次			

圖一 《函字通》帙次

① 熊人霖：《鶴臺先生熊山文選·重修書林同文書院記》，卷二。

② 《潭陽熊氏宗譜》(三)，頁 24a-25a。

由於原書刻版多佚失，順治五年(1648)，熊志學將熊明遇《格致草》與熊人霖《地緯》二書合編為《函宇通》，分為元、亨、利、貞四冊，在書林友于堂刊刻出版，^①其中元、亨二冊為《格致草》，利、貞二冊為《地緯》，并撰《函宇通敘》，收入元冊中，^②推崇熊明遇父子在格致方面的努力。



圖二 《函宇通》中元、亨二冊《格致草》封面

過去，對某些經典著作有過一些註疏、註釋與校勘，因此後人

① “友于堂”似乎是熊志學的書屋，方彥壽因熊志學刻《函宇通》而將他歸為清代私家刻書者。見方彥壽：《建陽刻書史》，頁464。馮錦榮則認為，“熊志學將《格致草》合熊明遇之子熊人霖所著《地緯》交給自己的潭陽書院合刻於一起。”馮錦榮：《格致草提要》，收入《格致草》，頁總51。

② 熊志學輯：《函宇通敘》，收入《格致草》，頁總53-56。

或在前人註釋的基礎上，完成以集註或集釋類作品，例如《楚辭集註》、^①《莊子集釋》；^②或在前人校勘本的基礎上，加以註釋，完成校釋，如《抱朴子內篇校釋》；^③或在已有不同校勘本的基礎上，完成一校證本，如《夢溪筆談校證》。^④《函宇通》的兩本著作包涵大量的西學與傳統自然知識，至今未見校勘、標點或註釋。過去對西學的中文作品曾有過校釋的專著，例如謝方《職方外紀校釋》^⑤可供借鏡，因此，擬對《函宇通》中兩本著作進行校勘、標點與註釋，取名為《函宇通校釋》。筆者長年研究熊明遇《格致草》與《則草》，負責《格致草校釋（附則草）》，是為《函宇通校釋》上冊，下冊《地緯校釋》則由對《地緯》有專門研究的臺北大學洪健榮副教授負責。

① 朱熹撰，蔣立甫點校：《楚辭集註》，收入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1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② 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80年。

③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④ 沈括撰，胡道靜校證：《夢溪筆談校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⑤ 艾儒略撰，謝方校釋：《職方外紀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從《則草》到《格致草》的四階段發展

熊明遇是十六世紀末與十七世紀前半的歷史人物，恰逢首次大規模的西學東漸，他所著《則草》^①與《格致草》反映中西兩種科學傳統的遭遇與自然知識間的考據，是兩本深具史料價值的筆記。十七世紀是西方科學革命的盛期，耶穌會士雖不是主流，但也在其間扮演了某些角色。更重要的是，明末清初耶穌會士東來傳教與引入西方學術，並將中國學識傳入西歐，開啟漢學研究，促使中西學術首次大規模交流。相對於理學文化中盛行中國傳統陰陽五行與氣的自然哲學，以及與自然知識相關的占星、占候、奇異和傳說等，耶穌會士引入另有依據的西學中，包括基督神學與亞里士多德—托勒密體系的自然知識，使得中西自然知識傳統產生遭遇與衝激。

《則草》與《格致草》間存在著由前者發展出後者的演變關係，從起源到《函宇通》刊刻，《格致草》前後歷時四十餘年，經歷四個

① 熊明遇：《則草》，收入氏著《綠雪樓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85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年，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南京圖書館藏明天啟年間刊本影印。

階段的發展，^①在中國士人的自然知識作品中，這是非常難得一見的。《格致草》的初本是《則草》，熊志學在《函字通敘》中指出：“《格致草》初名《則草》，成於萬曆時，後廣之為今書。”^②熊明遇的兒子熊人霖在《鶴臺先生熊山文選》中，敘述其父“初刻《則草》，始章西學，晚刻《格致草》”。^③因此要對《格致草》進行校釋，有必要連帶處理《則草》，並從熊明遇生平來瞭解自開始《則草》撰寫，到刊刻《函字通·格致草》所經歷的四個發展階段。

熊明遇，字良孺，號壇石，^④人稱文直先生。萬曆七年（1579）七月十六日誕生於江西南昌府進賢縣北山（今南昌縣涇口鄉東湖村），^⑤當時父母都已四十六歲。父親熊惟儒（1534—1585）從商，樂善好施，為子教育紮根。萬曆十三年（1585）熊明遇二哥明遠

① 筆者在五年前處理過從《則草》到《格致草》的三階段發展，近來才處理最後一個階段。Kuang-Tai Hsu: *Donglinist Xiong Mingyu's Three-Stage Appropriation of Western Learning: from Ze cao to Gezhi cao*, paper presented in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Portugal and East Asia IV/Europe and China: Science and Arts in 17-18 Centuries*, Beijing, November 6-8, 2008; 徐光台：《書林時期的熊明遇：熊志學刊刻〈格致草〉與熊山廬〈曆理通書〉的西方自然知識》，論文發表於清華大學科技與社會中心與人文社會研究中心合辦“東西科技的對話：近現代跨文化的科技交流”學術研討會，新竹：清華大學教育館，2012年12月1—2日。

② 熊志學輯：《函字通敘》，收入《格致草》，頁5a-b（頁總55）。

③ 熊人霖：《鶴臺先生熊山文選·懸象說》，卷十一，頁1b。

④ 進賢縣署後有山，石勢稜峭有角像壇石，故名壇石山。熊明遇或許因此而取號壇石。壇石山“在縣署後數十步開時，以石勢稜峭有角，故名”。江璧等修，胡景辰等纂：《進賢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年，據清同治十年原刻本光緒二十四年補刊本影印，卷一，頁2b-3a（總38-39）；卷二，頁1a（總81）。“府君生於進賢北山之畬上。……府君諱明遇，字良孺，別號壇石山主人，學者私謚為文直先生。”《鶴臺先生熊山文選·先府君宮保公神道碑銘》，卷十二，頁1a、7b-8a；“熊公壇石……學者私謚之曰文直先生。”章士鴻：《文直先生傳》，《文直行書》，頁前61a（總37）。

⑤ “明遇，字子良，一字良孺，號壇石，居後村，生于萬曆己巳七月十六亥。”熊世琮等修：《後方熊氏宗譜》，南昌縣：熊氏家刻本，1992年，頁30b。

(1563—1600)參加進賢縣學考試，被拔為生員。^①不幸的是，該年五月父親逝世。那時二哥已用撥灰方式教六歲多的熊明遇發聲識字，而後教誨他長達十五年。^②熊明遇七歲習辨章句，^③次年學毛詩，^④萬曆二十三年(1595)成為進賢生員後，^⑤仍隨二哥赴南昌東湖讀書，兩人皆為準備鄉試而努力。這年夏季，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移居南昌，^⑥停留三年，傳播西教與西學，常與章潢(1527—1608)及其弟子們討論。過去認為，熊明遇此時可能接觸利瑪竇與西學，^⑦但是至今未見任何文獻資料顯示兩人相識，何況那段期間兩人有各自奮鬥與努力的目標。^⑧

萬曆二十八年(1600)，熊明遇鄉試中舉，翌年進士及第，授吏部觀政。隔年八月任浙江湖州府長興知縣後，與當時東林人士顧

① “乙酉，仲遠補弟子員。”熊人霖：《鶴臺先生熊山文選·先府君宮保公神道碑銘》，卷十二，頁1b。

② “仲子於先君存日，發聲澤宮，相依撥灰問字十五年。”《文直行書·勅封先太儒人王行略》，文卷十四，頁12a(總509)。

③ “七歲入小學辨章句。”熊明遇：《綠雪樓集·素草下·茂才見初仲兄偕叔兄從野合窆乞言行略》，卷一，頁13a(總194)。

④ “丙戌，府君從仲兄受毛氏詩。”熊人霖：《鶴臺先生熊山文選·先府君宮保公神道碑銘》，卷十二，頁1b；“丙戌，公從仲兄茂才遠受毛氏詩。”章士鴻：《文直先生傳》，《文直行書》，頁前62b(總37)。

⑤ “乙酉，仲遠補弟子員。”熊人霖：《鶴臺先生熊山文選·先府君宮保公神道碑銘》，卷十二，頁1b。

⑥ 利瑪竇，字西泰，意大利籍耶穌會傳教士。1582年來華，對耶穌會在華傳教與中西文化交流有相當深遠的影響。著有《天主實義》、《乾坤體義》等書，並口譯《幾何原本》前六卷，由徐光啟筆述。(法)費賴之撰，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31-47。

⑦ 馮錦榮：《熊明遇(1579—1649)的西學觀：以熊氏早期的西學著作〈則草〉為中心》，《明清史集刊》，第5卷，2001年4月，頁323。

⑧ 徐光台：《明末西學與白鹿洞書院》，收入高峰、胡青、賴功歐、葉存洪主編：《中國書院論壇》，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年，頁370-384。

憲成（字叔時，號涇陽，謚端文，1550—1612）、高攀龍（初字雲從，後改存之，別號景逸，1562—1626）、劉宗周（字啟東，一作起東，號念臺，1578—1645）、朱國禎（字文寧，號平涵，1558—1632）和丁元薦（字長孺，別號慎所，又號尚璽，1560—1625）等人多所來往，^①其中特別是長興士紳丁元薦與其互動，^②影響熊明遇成為東林人士。他在長興任內獲政績考核最佳。^③遷禮部主事，萬曆三十七年底赴京履職，約有半年與利瑪竇同在京師。與利瑪竇熟識、且任應天府尹的王應麟（1545—1620），在為利瑪竇撰《欽敕大西洋陪臣葬地居舍碑文》中提到“熊給諫”，指的就是熊明遇。

萬曆庚辰，有大西洋國士姓利諱瑪竇，號西泰，友輩數十，航海九萬，觀光中國……嗣後李冢宰、曹給諫、徐太史、李都水、龔大參諸公問答，勒板成書。至于鄭宮尹、彭都諫、周太史、王中秘、熊給諫、楊學院、彭柱史、馮僉憲、崔銓司、陳中憲、劉茂宰同文甚都見于序次。^④

由於天星與朝廷政事間的關聯是禮部工作職掌之一，熊明遇

① “作令吳西，雅與顧（忠）[端]文、高忠憲、及劉念臺、朱平涵、丁慎所游。”章士鴻：《文直先生傳》，收入《文直行書》，頁前 62b（總 37）。

② “先文直令長興，與公雅遊。”《鶴臺先生熊山文選·丁慎所尚璽傳》，卷九，頁 2a。

③ “丙午，考最，得封贈。”《鶴臺先生熊山文選·先府君宮保公神道碑銘》，卷十二，頁 2b。

④ 王應麟：《欽敕大西洋陪臣葬地居舍碑文》，收入楊廷筠編：《絕徼同文紀》，卷二。“李冢宰、曹給諫、徐太史、李都水、龔大參”分別為李戴、曹于汴、徐光啟、李之藻與龔道立。“鄭宮尹、彭都諫、周太史、王中秘、熊給諫、楊學院、彭柱史、馮僉憲、崔銓司、陳中憲、劉茂宰”則是鄭以偉、彭惟成、周炳謨、王家植、熊明遇、楊廷筠、彭端吾、馮應京、崔涓、陳亮采、劉胤昌。見林金水：《利瑪竇與中國》，頁 104、128—129。

開始跟欽天監疇人學習天官傳統，起初很喜歡談論占星氣，^①即使當時他已接觸西士與西學，但偏好氣的自然哲學中的占星傳統。萬曆三十八年(1610)夏，考選兵科給事中。該年冬，因母喪丁憂而返鄉守制。四十一年(1613)暮春服滿，返京待補。在接著長達兩年八個月候補期間，他與耶穌會士龐迪我(Didaco de Pantoja, 1571—1618)、陽瑪諾(Emmanuel Diaz, 1574—1659)、畢方濟(Franciscus Sambiasi, 1582—1649)等人多所交往，並與徐光啟(1562—1633)交遊，^②卻未對基督宗教信仰有興趣。那時利瑪竇《乾坤體義》(約1608)、熊三拔《泰西水法》(1612)與《簡平儀說》(1612)等已問世。四十三年(1615)，他為熊三拔《表度說》與龐迪我《七克》寫序，翌年還參與陽瑪諾《天問略》(1615)的校閱。上述書籍成為他日後引用或改寫西學的依據。特別是在亞里士多德自然哲學與托勒密數學天文學傳統另外有其依據的自然知識參照下，熊明遇將其與基於氣的自然哲學的傳統占候或占星氣相比，覺得傳統占候或占星背後“占理”的粗疏，因而著手撰寫《則草》，其中前兩節《占理膚論》與《占理演說》就突顯傳統占候或占星背後“占理”的粗疏。^③

萬曆四十三年(1615)底，熊明遇補實兵科給事中。次年，在齊、楚、浙三黨與東林黨的黨爭中，齊黨禮科給事中亓詩教等人以他與東林黨通為理由，上書彈劾他，隔年外調為福建兵備僉

① “遇學天官于疇人，初亦喜言星氣。”熊明遇：《綠雪樓集·則草引》，頁1b(總91)。

② “先君子久與龐、陽、徐、畢諸君遊。初刻《則草》，始章西學。”《鶴臺先生熊山文選·懸象說》，卷十一，頁1b。

③ “及遊長安，與博見疆志之士極議一堂之上，間嘗取贖于四夷之官，補天子之學，而後乃知星氣之言猶疏也，作《則草》。”《綠雪樓集·則草引》，頁1b-2a(總91)。

事。^①而後兩年上疏託病，返鄉休養。先前工作繁忙，很難有空暇整理所學的西方自然知識，藉著這兩年休閒時間，他以西學來考據傳統自然知識，整理為《則草》初稿。^②四十七年（1619）春末，攜子人霖赴福建福寧上任治兵使者，在福寧州府治霞浦的府城內建逍遙閣官署。^③該年底，方孔炤（1591—1655）攜子方以智（1611—1671）履任福寧知州。方孔炤為父方大鎮（1560—1629）編《寧澹語》，請熊明遇撰序，^④熊明遇則出示其《則草》手稿，九歲的方以智見此書稿後，開始追隨熊明遇學習其中內容，喜好其中的西學內涵，日後記下“萬曆己未，余在長溪，親炙壇石先生，喜其精論”。^⑤崇禎年間，方以智流寓南京，見李之藻（1565？—1630）編《天學初函》（1629），回憶萬曆末在長溪（福寧古稱）見熊明遇《則草》中引用的某些西學作品被收錄於《天學初函》中，於是留下“幼隨家君長溪，見熊公《則草》談此事”。^⑥萬曆末年（1620）二月，熊明遇在

① “元詩教等以明遇與東林通，出為福建僉事”。《明史·熊明遇》，卷二百五十七，頁6630。

② 過去認為，《則草》“稿成於萬曆四十三年（一六一五）前後”。馮錦榮：《格致草提要》，收入薄樹人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彙·天文卷》第6分冊，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頁51。陳美東也認為，熊明遇“約於明神宗萬曆四十三年（1615）成稿”。陳美東：《中國科學技術史·天文學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年，頁638。

③ 《綠雪樓集·素草上·逍遙閣記》，頁43a—44a（總153）；《文直行書·逍遙閣記》，文卷二，頁44a—45a（總233—234）。

④ 方孔炤編：《寧澹語》，收入方昌翰編：《桐城方氏七代遺書》，清光緒十六年刻本，卷下；《綠雪樓集·素草上·寧澹語錄序》，頁59a—60b（總161）。

⑤ 方以智：《物理小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67冊，卷一，《天類·天象原理》，頁4b（總753）；徐光台：《熊明遇與幼年方以智：從〈則草〉相關文獻談起》，《漢學研究》，28卷3期，2010年9月，頁259—290。

⑥ “西儒利瑪竇，泛重溟，入中國，讀中國之書，最服孔子。其國有六種學。事天主，通曆算，多奇器，智巧過人。著書曰《天學初函》。余讀之，多所不解。幼隨家君長溪，見熊公《則草》談此事。頃南中有今梁畢公，詣之，問曆算奇器，不肯詳言。問事天，則喜。蓋以《七克》為理學者也，可以為難。”方以智：《膝寓信筆》，頁25b—26a，收入方昌翰編：《桐城方氏七代遺書》卷上；徐光台：《熊明遇與幼年方以智：從〈則草〉相關文獻談起》，頁262—265。